

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丛书

加尔各达草帽

王保民 主编
王奎山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加尔各达草帽

王奎山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2号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加尔各达草帽

王奎山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南宁星火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70千 开本: 787×1092 1/36 印张: 4

印数: 1—5,000册

1992年9月第1版

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包晓泉

封面设计: 张文昕

总策划: 冯 艺

技术设计: 韦方红

ISBN 7-5363-1855-3/I·448(F) 定价: 2.20元

主 攻 篇 （代序）

林斤澜

四五年前，我在一篇谈小小说写作的文章里，引用了常用语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。现在想来，不合适。谈写作谈什么也好，不打比方不生动，一打比方不免跛足。写作的事，本来说不“死”。若呆板去说，倒弄出“死相”来了。

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，有一阵用在政治生活里，是著名的贬义词，可委屈它了。我先前借来说小小说的写作，不过表明这么那么个特点，不关贬与褒。现在又来说小小说的写作，也还用这两句四字句——八字落地，两厢分

开，又稳重又气派吧。不合适的地方，改改个把字如何？

“攻其一点，略及其余”、“攻其一点，远及其余”、“攻其一点，遍及其余”、“攻其一点，影射其余”、“攻其一点，想见其余”……好象都可以。这不是“死相”，是说不“死”的好处，也是难处。

怎么说“攻其一点”？因为只能“攻其一点”。

据说小说的写法有新有旧，先算它是这么回事吧。再算它旧写法里，多半是顺序写来呢？这儿那儿顺一顺，顺进去千把字跟喝口水一样。又算它新写法爱好跳来跳去，没准落脚在不要紧地方倒像是恰好，好进去两千字不怕腰疼。一个短篇作兴万字往外、一个中篇高兴十万往里。

可是小小说的领土，全部，才千把两千过不去三千字。“攻其一点”是命里注定的事了。

什么叫“点”，“点”就是小说的“小”。不论长篇短篇，凡小说都要把“小”当帽子戴上。十来年前我出过一本谈文的书，书名是“小说说小”。以为小说的“小”，就是日常用语的“小地方”，也就是文艺行话的“细节”。一位前辈小说家把“细节”比作零件，说“小说好写，零件难找”。这是深入浅出，又随手拈来个比方，遂成名言。

小小说更多一个“小”字，也就是字数——篇

幅——地盘上扼得更紧些。紧得“攻”起来不能“强攻”“硬攻”，纵有强硬的重型武器，这点儿地方，不够转动一个轮子的。这点儿地方的紧，还不能绷，再绷就崩了。反倒要松，要宽松，谁要是不能领会宽松的好处，早晚得崩。全靠精选了个细节——零件，随着从容道来，散漫道来，自由自在道来。地盘是紧，精选细节是紧。从容散漫，自由自在的是松。初看不少间言碎语，到头来都是帮衬着主要细节，或是扶持这精选零件的个个侧面。有这松这紧的结合，才会有扇面上的大江东去，斗方中的气贯长虹。才会有“攻其一点，遍及其余”。

遍及其余，若死扼起来是不可能的事。小小说不可能，大小说可能吗？不说别的，单说世界上不论大小事情，没有一件是孤立的。每一发生，每一发展，都是四通八达，都立刻，都同时又通又达。一支笔写得过来吗？只能“花开两朵，单表一枝”。表完这一枝，再表那一枝，顶多是花插着来。

若不死扼，遍及其余又有可能。这就是攻其一点的同时，留下许多空白。空白又叫留白又叫布白，若留得好布得妙，勾起感觉，触动感情，激发感想，天空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……

空白是一种艺术手段，这手段在我们祖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请看空空舞台，随手是门是窗，随步是山是水。空间和时间都因无为，所以无限。国画更加明显，不但花木无根，群山都可以不落地。画

家把构图构思，直接叫做“布白”。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，什么“计白当黑”，“字在字外”，也就是音响上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的意思。

小说不论大小，都要留够空白。若讲究中国的气韵、气质、气氛、气派、气、渺茫，请从空白着手，让空白把气落空——其实是落实。请看山水灵秀地方，灵秀是气不可见，若建一空灵亭子，可见空白了，也就可见灵秀的生机，穿插空白而显现生动了。

小小说弹丸之地，怎生空白？其实没有空白，反倒无以为生！中国的小小说，不讲究空白，难道端着金饭碗去讨饭吃！

中国的小小说，好比中国山坳水沿，几竿竹几段木头的亭亭的亭子。

中国的小小说，是只画几笔的册页。

在中国的小小说里，要读得出中国绝句的气韵来。五言二十个“千金”，七言的字二十八“贤人”。千年可以不减当年，千里不掉渣儿些许。

“山中何所有

岭上多白云”

十个大白字，谁也认得。那气韵呢，怕也感觉得到，却又说不清楚。究竟在哪个字背后，藏着气韵来？不在哪个字背后，是在十个字漂浮着的茫茫空白里。果真茫茫？若果真茫茫不知所之，那气韵的气象韵味，岂不什么象也认，什么味也可。若什么都认可，又怎么说得这里的气韵呢！请看后边十

字：

“只可自怡悦
不堪持赠君”

这是范围，也是归宿。这里是这样的气象和韵味。

还要见见慷慨激昂的气韵吗，请看看：

“前不见古人
后不见来者”

这里的空白是整个历史，浩浩渺渺。不过气韵呢，又给引导到一条路上：

“念天地之悠悠
独怆然而涕下”

北京的天安门广场，原来在城楼红墙外边的长安街上，东西各有一座叫做三座门的牌坊，典雅庄严。五十年代因有碍交通，因扩大广场，拆掉！拆好不拆好，是另外一个专题。当时可有一番争论，其中有一说：广场广大，是大气派。但有范围，如果无边无沿，那是旷野了。广场的极限，在建筑学上是计算得出来的。当决定拆除时节，有论者学者跌足捶胸，叹道：气儿跑了。

最后提醒一句，小说的空白不是全无限。是有所限。小小说周旋余地小，所限尤其紧要。若放任全无限，那就可以不用什么艺术手段。正是无限又有限，越松又越紧，才是艺术手段的用武之地，考验之门。

答自己问

王奎山

问：你为什么还要写小小说呢？

答：这很难说清楚。世上难以说清楚的事多了。你能说得清楚小鸟为什么唱歌、泉水为什么叮咚、情人为什么相爱、草芽儿为什么萌生么？

问：看起来，你是比较喜欢小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了？

答：可以这样说。我喜欢，可我并不要求别人也喜欢。人们常常把自己喜爱的东西捧到天上，而把自己不那么喜爱的东西打入地狱。这是不公平的。我觉得，这是人类的一种很“臭”的毛

病。写中长篇的人动不动就是中长篇容量大怎么怎么的；写小小说的人则说，现在生活节奏加快了，中长篇不吃香了，小小说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青睐了等等。连读者也陷进去了。其实细想想，大可不必这样唇枪舌剑地争个不休。你喜爱写中长篇，你就写你的中长篇好了。你写小小说顺手，你就写你的小小说好了。你喜爱读中长篇，你就读你的中长篇好了。你喜爱读小小说，你就读你的小小说好了。没准儿有的人中长篇、小小说一概不写，只写诗，只写散文。你还能怎么看？没准儿有的人不光什么小说都不读，连诗歌、散文也不读，就喜欢听戏看电影。你还能一口把人家吃了？参天大树有参天大树的用处，野花闲草有野花闲草的景观，谁也取代不了谁。少了哪一样，大自然就会显得寂寞。

问：你对小小说的繁荣持何态度？

答：这也很难说。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，盛唐的诗歌勃兴，除了学术和诗歌本身的原因外，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也是重要的因素。文学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和年成的好坏有些相似。比如今年，明明是好端端的麦子，却偏偏在即将开镰收割的时候下起了连阴雨，结果，减产了百分之八十。你能说是老百姓不干什么？

目 录

主攻篇（代序）…林斤澜（1）

答自己问……………王奎山（6）

刺柏……………（1）

驴车……………（5）

荣誉……………（10）

秋林……………（13）

明白也晚了……………（16）

兄弟……………（19）

夫妻……………（23）

战友……………（25）

珍珠塔……………（27）

遗言……………（30）

韩根……………（34）

女人……………（37）

空屋……………（43）

鸟情.....	(48)
老胖.....	(51)
端午.....	(54)
王连举.....	(58)
士发.....	(61)
双坟.....	(67)
出殡.....	(73)
狐臭.....	(79)
曹遂.....	(82)
打赌.....	(86)
秀秀.....	(88)
凤儿.....	(92)
电热杯.....	(97)
电热毯.....	(99)
坦噶尼喀姑娘.....	(102)
秋猎.....	(105)
萍子.....	(108)
甜女.....	(112)
麻奶奶，俏奶奶.....	(115)
林的故事.....	(119)
福奶奶和她的羊.....	(122)
加尔各达草帽.....	(125)
冬夜.....	(129)
后记.....	王保民 (134)

刺 柏

某一年的“五四”青年节，有三对年轻人结了婚。由于他们都是好朋友，于是，一起来到城南烈士陵园的山坡上种下了一棵刺柏。种完之后，他们又想对刺柏进行一番修剪，以体现某种寓意。

甲说：“我提议，胸围剪成三米。”

其余的人都说：“中。”

于是，胸围剪成了三米。

乙说：“我提议，树高也剪成三米。”

其余的人都说：“中。”

于是，树高剪成三米。

丙说：“我提议，只留三股权。”

其余的人都说：“中。”

于是，刺柏只剩下了三股权。

接着，大家席地而坐，进行野餐，气氛非常热烈。

女人们到底心细。

甲妻说：“以后，每年的这一天，我们都来一次。”

其余的人都说：“好。”

乙妻说：“来时，带上锄头、水桶，要给树锄草，浇水。”

其余的人都说：“好。”

丙妻说：“还要带上修枝剪，使这棵刺柏永远保持今天这个形状。”

其余的人都说：“好。”

到底是读书人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每年的五四青年节，他们便会不约而同地来这里给刺柏松松土，锄锄草，浇浇水。

然后，围坐在草地上海阔天空地扯谈。说到高兴处，几个人哈哈大笑，能把眼泪都笑出来，说到激愤处，自然也会慷慨激昂一番。虽是同在一个弹丸小城，各有各的单位，各忙各的事情，要真正一个不拉地聚在一起，也不是个容易事。于是，大家便更珍惜这一年一度的聚会。

自然，每次聚会，他们都不会忘记带上一把修枝剪，对刺柏进行一番剪修，以使之永远保持胸围三米、树高三米，只有三股杈的原貌。

后来，他们又发现，三个三加起来是九，九为数之极。这难道不是个吉兆么？

果然是个吉兆。

二十五年过去了。当初的小青年，如今都成了小城有头有脸的人物。甲在某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。乙在县委某部任副部长。丙在政府某办公室任副主任。至于三位夫人，也都各有进步，无须一一细述。

当初的六个人，如今繁衍出了一大群男男女女。其具体情况如下：甲夫妇，生二男一女。两个长子又各生一女。乙夫妇，生二女一男。两个长女又各生一男。丙夫妇，生四女。两个长女又各生一女。

“五四”青年节又到了。

他们相约，把子子孙孙都带到山上去。

但是，子子孙孙对老头老太太们的原始的宗教仪式并不感兴趣。内中有人发一声喊，便一起兴致勃勃地爬盘龙山去了。

剩下了他们六个人。

于是，默默地给刺柏松土，锄草，浇水，施肥。

自然，也没有忘记给刺柏修枝剪叶。依旧是：胸围三米、树高三米，只留三股权。

然后，围上他们的杰作，感慨万千。

“一眨眼，二十五年了。”

“可不，二十五年了。”

“真快呀！”

“是快。”

“老了！”

“老了。”

“当初六个人，如今一大群。”

这话既反映了实际情况，又合辙押韵，六个人不觉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笑过之后，有人说：“咱可不能服老哇！”

大家都说：“是不能服老。”

有人就提议：“咱也爬山去！”

大家一致同意：“对，咱也爬山去！”

刚走出没多远，就听见身后穿云裂石的一声呼啸。众人回头一看，只见那棵刺柏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般在迅速地长高，长大。不一刻，就长成了一棵直插蓝天的巨树。这中间，那穿云裂石的呼啸一直持续不断。

是的，那棵是顶天立地的巨树。胸围三米、树高三米、只有三股杈的刺柏顷刻间走完了它二十五年应该走完的路。

六个人傻子一样愣在了那里，动弹不得。只听见心脏在胸膛里冬冬地跳，如打鼓一般。

驴 车

县里决定在县城的四周修一条环城公路，任务自然就分给了县直各单位。县委机关也分了一段。动工的时候，特意到附近驻军联系了几部汽车拉石子，而机关的人则只负责将石子卸下，摊开而已。

石子是到远处的山上去拉，半天只能跑上两三趟。因此，真正用于干活的时候并不多，大半是坐在树下闲聊，或者是喝啤酒、汽水和小香槟。

都是久坐机关的人，见天和文字、笔墨打交道，生疏了火辣辣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。一旦得到这些，便觉格外地兴奋。平日的严肃和拘谨抛到了九霄云外，话便格外地多。话题呢，自然是海阔天空，无所不包。时不时的，也会互相开一些很放肆的玩笑。

静下来的时候，看着附近的农人正在骄阳下忙碌地收麦、打场，心里无形中便生出一些小小的自